

北江詩話



北
江
詩
話

洪亮吉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北江詩話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北江詩話卷一

陽湖 洪亮吉 稚存著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卽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注廣雅以餅爲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汶爲汶是矣

余最喜觀時雨旣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

世俗以爲月中有嫦娥又有蟾蜍非也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宮遂託身于月是爲蟾蜍是蟾蜍卽嫦娥所化非有二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嫦娥奔入月中爲月精今人稱美色者必曰月中嫦娥無論事涉輕褻亦失之遠矣

唐詩人去古未遠尙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風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閒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

禮降及宋元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興體微矣。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閒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然疊韻易曉而雙聲難知則聲音訓詁之學宜講也。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于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

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略諳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墮樓死無人可笑破孫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卽敗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人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遣綠珠綠珠卽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顧爲此語吾卜其非端人也。

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出世再應爲父子此心原不閒幽明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宋蘇文忠公獄中寄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他生未了因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唐杜工部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唐元相悼亡詩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

展眉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孰謂詩不可以感人哉。

昆明錢侍御澧爲當代第一流人。卽以詩而論。亦不作第二人想。五言如寒渚一孤雁。烟籬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入洞庭寬。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曉簾纔卷燕交入。午夢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蒸新麥。望卽生津釘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皆夏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安春陵行之比乎。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尙書昀詩如泛舟茗雪。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偃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闈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甫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琅。率非己有。王侍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讀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灑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燾詩如廣筵招客。開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瓮牖。時發奇花。

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尙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僞儻。舅氏蔣檢討衡詩。如長孺
躋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澄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
如海山出雲。時有奇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
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平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
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尙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
諫。時雜談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薜蝕。李兵備廷敬詩。
如三齊官服。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煥詩。如鷹隼盼翽。精采溢目。王典籍
芭孫詩。如中朝大官。老于世事。秦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
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趨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奎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
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
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
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
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壩詩。如春草乍綠。尙存冬心。邵進士
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摩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馨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
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驂臨。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

飽繻猴。巨超詩。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尙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殢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盤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却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貌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細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人。錢孟錕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茵香詩。如栽花隙地。補植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可云多矣。然萬首實不始于此。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

子見蜀橋杙及十國春秋。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余於詩家詠物亦然。然亦有不可盡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簡傲，嘗詠風箏云：直到九霄方駐足，便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詩有後出而愈工者。余自伊犁赦歸，有紀恩詩云：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人以烏孫赤子爲工。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足以烏孫途上繭，頭幾黃祖座中烏。指初到伊犁時事則可云奇警矣。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夢裏烏孫疑鬼國，望中黑子是神仙。亦爲揚州人傳誦，然卒不能及趙也。

怪可醫，俗不可醫，澀可醫，滑不可醫，孫可之之文。盧玉川之詩可云怪矣。樊宗師之記王半山之歌可云澀矣。然非餘子所能及也。近時詩人喜學白香山、蘇玉局，幾于十人而九。然吾見其俗耳，吾見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學者之失也。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于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隊耳。

侍郎詩派出于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于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尙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于一格也。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昨歲二月余自吳江

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以病不能起。耳目之用並廢。蓋年已八十矣。潁行。侍郎持余哭。諄諄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尙能詩。口占一律贈余。末二語云。一語望君須記取。好爲有道譔新碑。余亦爲之揮淚而別。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此病。

老尙多情覺壽徵。商太守盤詩也。若使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詩也。二公到老風情不衰。于此可見。

黃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于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禁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况矣。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醉我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淒豔絕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陵客感云。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人惘惘。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卽閒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景常新。同輩中鮮有其偶。豔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描摹盡致。疑雨集不能過也。

學昌黎昌谷兩家詩。不可更過。朱竹君學士詩。學昌黎而過者也。然才氣畢竟不凡。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江南四月不成春。落盡桃花澹天地。今北地有此才否。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

地。乾隆中，張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奉勅作送行詩。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皆客公所，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公在機廷，忽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住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遂繕進呈。純皇帝亦大賞之。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公右者。

管侍御世銘以制舉文得名，然所作詩實出制舉文之上。記其漢茂陵一律云：要使天驕擊漢旌，登臺絕幕遠橫行。雄心晚爲泉鳩悔，萬命先因宛馬輕。獨擗衣冠容汲直，不留弓劍待蘇卿。淒涼玉盃人閒出，起告曾無同舍生。神完氣足，非僅以格調見長者。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淪處自與衆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憶其荊州水災記事云：劈空斧落得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入。蛟龍白日上城遊，真景亦可云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臣心事矣。

余自伊犁蒙恩赦回，以出關入關所作編爲荷戈賜環二集。海內交舊作詩題集後者不下百首，惟同年曾運使燠一絕最爲得體。云：君得爲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戒不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見後蜀紀及徐光傳，僧醋頭見僧智誦後蜀賈鶚王昭遠等傳，而前蜀公主傳後蜀僧衆傳不列及之，何也。

余于四時是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萬花方蕊，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一至三月，則過于爛漫矣。因喜此月，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動物亦最喜，燕。少日讀國風燕燕于飛，及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固有見杏。

輒覺神往。稍長。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無不喜諷之。杏詩如海杏大如拳。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詞如杏花疎雨裏。吹笛到天明。及紅杏枝頭春意鬧。杏花春雨江南之類是矣。自所作亦不下十數篇。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其一云。倚牖臨水只疑仙。豔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鬪標格。有花枝處有秋千。極爲同人所賞。在貴州日。行部至都勻驛館云。無人知道春將半。時有出牖紅杏花。里中櫓舟亭卽事云。一春消息杏花知。餘不盡錄。燕詩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願寄雙飛燕。與金銜繡戶長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亂入紅樓檢杏梁。詞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軟語商量不定。看足柳昏花暝之類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童時賣花聲詞云。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見梅花。爲江南北女士所傳誦。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有句云。與客生疏惟燕翦。背人閒落有棠梨。伊犛紀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寒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見雕梁。滬濱客中雜詠云。避俗仍居雲水鄉。下安吟榻上雕梁。雙棲燕子孤眠客。一室權分上下牀。他如歸燕曲等。皆係長篇。不更錄入。

呂司訓星垣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注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于獎云。

呂又有句云。桃花離離暗妖廟。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閒十日案不得。海上大嘯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

古今詠月詩。佳者極多。然如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月華臨靜夜等篇。皆係輿到之作。非規規于詠月也。李杜爲唐大家。卽詠月詩而論。亦非人所能到。杜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李云。青天中道流孤月。又云。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寫月有聲有色如此。後人復何從著筆耶。

古今詠雪月詩。高超者多。詠正面者殊少。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可云詠正面矣。吾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看月詩。空裏輝流不定明。烟中影接多時綠。亦庶幾近之。

畢宮保有青衣周某。頗學作詩。嘗有句云。燭短夜初長。余與同人皆賞之。

楊比部夢符。好學六朝文。小詩亦極幽隋。余嘗以一聯戲之曰。詩筆四靈文六代。科名兩度籍三州。蓋楊寄籍山東。補博士弟子。續舉陝西鄉試。成進士。則又浙江原籍也。比部後又寄居吾鄉。宅在烏衣橋。三將軍巷。卒後。其子以比部遺命。乞余爲六朝文格以表其墓。末云。訪將軍之巷。大樹猶存。過卞水之橋。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卽指此也。

河豚以江陰爲第一。鱖魚以采石磯爲第一。刀鯽以江寧棲霞港爲第一。余七招中所云牛潛銀鱗。晴江石華。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貌江鄉之風味。首鱖鯪之足誇是也。

劉相國壩繼正揆席。人皆呼爲小諸城。性滑稽。一日在政事堂早飯。忽朗吟曰。但使下民無殿屎。作本字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坐爲之噴飯。

嘉慶十年正月。紀尙書昀奉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

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爲贍博。生平尤喜爲說部書。多至六七種。故余哭公詩云。最憐千寶搜神記。亦附劉歆輯略編。先是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亦有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爲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于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爲怪耳。

山陰酒始見于梁元帝金樓子。并呼之爲甜酒。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宜城醪。汴梧清。京口酒。蘭陵酒。霅酒。今南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歷品之。究以山陰酒爲第一。酒泉郡酒及霅下次之。蘭陵酒今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若宜城京口酒。南史邵陵王綸傳稱曲阿酒皆重濁。又失之太甜。與今吳中之福眞錫山之惠泉相等。未見其美也。汾州酒滄州酒。性又與燒春同。自當別論。蒼梧清亦同燒春。近時士大夫頗留意飲饌。然余謂必不得已。酒譜爲上。茶經次之。至一肴一味皆有食單。斯最下耳。果以哈密瓜爲上。卽古之敦煌瓜也。然必屆時至其地食乃佳。若貢京師者。則皆預摘。色香味多未全。非其至也。其次則綏桃。哀梨。又次則洞庭之楊梅。閩中之橘柚。又次則涼州之蒲桃。泉州之甘蔗。伊犁之蘋果。若安石榴。廣南之荔枝。則實未嘗至其地。俟再論定。

魚則海魚爲上。河魚次之。江魚次之。湖魚又次之。尋常溪港之魚。則味薄而腥矣。南中多禽。北中多獸。南中禽多巢居。北中獸多穴居。若南獸之巢居。如熊。麋。之類。北中禽之穴土。如鳥鼠。同穴之類。則亦僅見者耳。塞外則凡禽皆穴居。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

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搨數十本以貽好古者。及歸乃取道于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搨取。迄今以爲歉。至舍間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

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數百里。

窮達戀明主。耕桑皆近郊。唐錢起詩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唐韋應物詩也。讀之覺溫厚和平。去三百篇不遠。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卽以唐而論。以長句擅場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逼真神仙。黃昏風雨黑如響。別我不知何處去。逼真劍俠。千回飲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逼真豪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逼真美人。門前債主雁行列。屋裏酒人魚貫眠。逼真無賴。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逼真豪奴。近江寧友人燕南山暑夜納涼詩云。破芭蕉畔一絲風。逼真窮鬼語。陳毅感事云。偏是荒年飯量加。逼真餓鬼語。

余蒙師唐先生爲垣。素工詩。今集多散失。猶憶其過孀女厝棺詩。曰。白晝畏人依故隴。黃昏覓伴嘯孤村。荒寒蕭瑟。及小兒女情態。並寫得出。

菜花詩。始于張翰。黃花如散金。太白所云。張翰黃花句也。近人菜花詩。又有花枝不上美人頭句。余獨以爲不然。曾反其意。作一詩。曰。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黃先襯玉搔頭。亦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客歲又

有句曰：深紅不豔，深黃豔。菜甲花開蝶四飛。

滬濱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夜不闢扉。余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能變人，時來嚇居者，卽指此。

伊犁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日卽見新月。余紀事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湯泉以黃山硃砂泉爲第一，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驪山及昌平者次之。餘則硫黃泉居多，水性酷烈，僅可以除風溼及疥癬之疾耳。余按試貴州，洛郭外湯泉詩云：半生莫謂塵勞慣，已試人閒第七湯。蓋指黃山及臨潼整屋昌平州和州句容與石阡也。後遣戍伊犁，又浴湯泉一，近頭臺蘆草溝。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尙書吟次之。宗伯以古體勝，尙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足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拌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雋語也。

江寧詩人何士顥居長千里，有友人投一詩曰：仰首欲攀低首拜，長干一壠一詩人。近人有蘋果詩云：綠于春水方生日，紅似朝霞欲上時。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天樂苦無新奏，唱我紅窗夢裏詩。無數仙官齊

仰首殿中一帝一書生。讀之飄飄欲仙。至若月黑花臺一箇螢。紅豆樓窗懸小影。年年一度忌辰開。則又鬼氣偏人矣。

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生平殊昧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杜之章爲仄聲。實非小失。

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宋。卒不能鎔鑄自成一家。

近來浙中詩人。皆辦香厲鶚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氣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爲詩壇初祖。

同里錢秀才季重。工小詞。然飲酒使氣。有不可一世之槩。有三子。溺愛過甚。不令就塾。飯後卽引與嬉戲。惟恐不常其意。嘗記其柱帖云。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真狂士也。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查編修慎行過紅豆山莊作也。近湖北張明經本有題袁大令小倉山房集後云。奄有衆長。緣筆妙。未臻高格。恨才多。同一用意。而各極其妙。